

东邻三爷

□一溪流水

秋雨连绵，我们都成了困笼里的鸟儿，雨天出行不便，只能宅在家里读书。书读得倦了，我带着女儿站在楼道口的台阶上看雨。

秋雨如缕如丝，缓缓地飘洒着。院中寂静，几株女贞树和合欢树也静默地立在雨中，更显寥落。楼上的邻居从我们身边走过，习惯性地问好，像城市里的大多数邻居一样，客气而疏离。

这样的时刻，这样的心境，我忽然强烈地思念起故乡来。若是在乡下老家，遇到这样的雨天，是断然不会寂寞的，因为有三爷家可去。

三爷是村里的木匠，也是我家的东邻。20多年前，我读小学，三爷那时候50岁左右。因他的手艺好，村里经常有人找他做门窗、打家具，甚至做寿木。打我记事起，他家就整天传出刨木头和锯木头的声音，院子里也常年飘着木头的清香。我最喜欢看三爷刨木头，他手握刨子在木料上流畅地来回游走，白花花的木屑就从他粗糙的指间落下来，有一种特别的美。

三爷很和善。他是圆脸，眼睛不大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一笑眼睛就眯起来。他爱抽旱烟，腰间常年挂着旱烟袋和木匠用的墨斗。三奶奶则相反，她人也很好，但是脾气急，大嗓门，说起话来嘎嘣脆。她是个左撇子，我记得她最经典的动作，就是端着饭碗，筷子掉了，从地上捡起来顺手在腋下衣服上一擦，就又吃起饭来。

那时候的农村，胶鞋还很稀有，自动伞也不多。三爷会做一种特殊的鞋——木屐（农村也叫泥屐儿）。下雨或下雪了，可以将鞋直接穿进去，走泥路完全不用担心。三爷家还有一把木质伞架、黄油布伞面的大伞。每逢雨雪天，母亲就去借三爷家的木屐和伞让我上学，或者三奶奶隔墙主动叫我去拿。

那时候，我们一道沟有六七户人家，只有三爷家有台小黑白电视机。夏天的晚上，吃过饭，大家就搬个凳子到三爷家等着。三奶奶把电视机搬到堂屋门口的方桌上，人们坐在院子里摇着蒲扇，边看边聊，从《新闻联播》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“晚安”字幕。《渴望》《霍元甲》等当时热播的电视剧，我们都是三爷家一集不落地看完的。

秋天，人们常常边看电视，边摘刚从地里薅回来的花生；冬天，三奶奶会生好一盆旺火等着大家去。我们两家最近，母亲又和三奶奶要好，我自然是常客。冬夜烤着火，三奶奶会捧出一大捧花生，我们围着火盆边烧边吃。等剧终人散，三爷往火堆里埋几只红薯，到第二天早上，美味的烤红薯也少不了我的。

“妈，我冷了，咱们回家吧！”女儿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拉着女儿的手，我们回身上楼。

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想着自己的童年，若是在老家，这时我们定是在三爷家，三爷在做木工活，三奶奶和母亲纳着千层底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。我则打了黄油布伞，蹬了木屐，在雨地里快乐的撒欢儿，真好啊！



远去的岁月 苗青 摄

母老如童

□苗君甫

单位休年假，想着旅游黄金周已过，到景区游玩不会遇到摩肩接踵的情况，我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。秋天是个适合出游的季节，我查了旅行指南，详细规划好线路后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我要外出旅行，这几天就不回家了。

母亲沉默良久，然后像孩子似的嘟囔：“上班你忙，不上班你要出去玩，就不记得回来陪陪我。”我的心在那一刻突然无比痛楚，于是告诉母亲：“好，我不出去旅行了，这个年假在家休，明天上午就回家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我刚到村口，就见母亲拄着拐杖在家门口张望。她的白发在风中舞动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见我回来，母亲很开心：“可把你盼回来了！我盘好饺子馅儿了，晌午给你包饺子。”

母亲生过一场大病，用手拿东

西都很吃力，剁饺子馅儿不知费了她多少工夫。想到这里，我的泪在脸上滑过，就埋怨母亲：“反正我这几天都在家，您不会等我回来再弄啊！”母亲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一朵花：“这回你在家这么多天，我高兴。”

果然，我在家的几天，母亲把高兴演绎到极致：每天变着花样做饭，把村里的事儿一件又一件地跟我唠叨，夜里很晚了，也要在我床边说很长时间话才回屋睡觉。

她开始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我：做红烧肉，她怕被油溅到，让我来弄；上街买菜，她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早点回来，要不然她一个人在家没意思；我学着蒸了一些花样馒头，她一样拿一个，说这几个花馍是她的，别人都不许吃；她去厨房熬汤，一会儿问我要放多少米，一会儿问我汤好了没，总是等我“鉴定”之

后才放心……

想起年轻时的母亲，什么时候害怕过？她总是风风火火的，因为父亲在外地打工，她像个男人一样支撑起家里的一切：下地干活，回家做饭，晚上做鞋……那时候，我和姐姐下晚自习回家害怕，她总是唱着歌去接我们。远远地听到母亲的歌声，我和姐姐就飞快地跑过去。等我们睡下，母亲除了蒸馒头、烙饼，还要熬猪食。那时候，不管生活的境遇如何，母亲总像个女战士，奋斗于生活的战场，何曾见她依赖过任何人？

可是，母亲老了，她开始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我。现在的她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，需要我安慰，需要我陪伴，更需要我照顾。

母老如童，五味杂陈，但幸福更多。

包浆的小板凳

□积雪草

母亲家里有个宝贝，是只矮脚小板凳，拙朴而精巧。看得出来，它是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做出来的物件，因为年代久远，上面的花纹已被时光打磨出光泽，有了质感，用古玩界的专业术语来说，就是包浆。

有了包浆的矮脚小板凳看着虽好，却不是值钱的古董，与现代风格的家具很不搭调。可母亲每次搬家，总舍不得将它丢掉，相反还把它视若珍宝。

有段时间，我特别不理解，一只土得掉渣的矮脚小板凳，母亲为啥要当宝贝放在家里，留着它到底有什么用？有一次，我趁母亲不注意，悄悄把它丢到了楼下的花丛里。母亲回家遍寻不见，问我小板凳放哪儿了，我支支吾吾，不敢说实话。母亲急了，说：

“一只小板凳放在家里，又不碍你们什么事，难道它自己长腿跑了不成？！”说到后来，母亲竟然落泪了。我知道自己闯了祸，赶紧飞奔下楼，在花丛里找到小板凳，拿回家后藏在柜子后面。

几天后，母亲偶然在柜子后发现了那只小板凳，惊喜之情溢于言表。我对此愤愤不平：一只破板凳而已，看得比亲闺女还亲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比亲闺女还亲的破板凳，竟是母亲的陪嫁。

母亲是小户人家出身，陪嫁并不丰厚，且都是些平常东西，比如我小时候见过的青花瓷瓶、被褥、衣裳等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只矮脚小板凳也是母亲的陪嫁之一，而且随着岁月流逝，别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只有它留下了，一直默默地陪着母亲。

有时候，母亲会盯着这只小板凳发呆，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。我猜想，她是看到了自己的青葱岁月，看到了自己梳麻花辫、当新娘娘的美丽时光。母亲偶尔会叹气，长长的气息像一个感叹号，感叹着时光的流逝。

这只矮脚小板凳是姥爷做的。当时他已患胰腺癌，虽是早期，却无药可医，整个人瘦弱不堪，气息奄奄。母亲是姥爷的掌上明珠，为了给唯一的宝贝女儿留个念想，他挣扎着爬起来，做了这只矮脚小板凳。所以，母亲无论搬到哪里都会带着它，视它如亲人一样，有时还会跟它说些悄悄话。

我想，姥爷在做这只矮脚小板凳的时候，已藏进自己所有的牵挂和祝福。对母亲的人生来说，这只小板凳就是最好的见证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